

我的香港小旅行 —— 在這裡遇見的八位日本人



加藤万奈 著
孫海玉 編譯

中和出版
OPEN PAGE
中

目 錄

第一章	選擇	
	職業足球員：中村祐人.....	001
第二章	我行我素	
	演員、模特兒：和泉素行.....	025
第三章	衝勁	
	記者、作家：甲斐美也子.....	061
第四章	痴情	
	小提琴演奏家：田中知子.....	091
第五章	不完美	
	主廚：長屋英章.....	119
第六章	勇氣	
	化妝師：関根惠美.....	151
第七章	直感	
	咖啡店主、甜品師：松岡哲也.....	177
第八章	香港夢	
	三橋早弥 × 加藤万奈.....	211
後 話	238
謝 辭	248

選 共 擇

第一章

職業足球員：中村祐人



受訪者：中村祐人

職業：足球運動員

訪問日期：2019年10月29日

簡歷：

- 1987年 出生於千葉縣。
歷經柏小學、浦和小學青年隊、浦和青年隊 / 西武台高校、青山學院大學。
- 2009年 香港甲級足球聯賽（現港超聯）代表天水圍飛馬隊亮相出道，同年轉投葡萄牙的樸迪莫倫斯隊，之後回歸香港甲組聯賽。
效力過天水圍飛馬、公民、南華、黃大仙及和富大埔。
- 2018年7月 加盟勁旅傑志，同年取得香港護照，並獲入選香港代表隊。
- 2020年2月 以外借球員身份效力和富大埔。
- 2020年6月 效力港超聯球會理文。

在香港生活的朋友，如果喜歡足球的話，對於現時活躍的職業足球員中村祐人相信不會陌生。

從朋友處取得他的聯絡方式——那是2019年10月的事，我一直很想訪問這位放棄日本國籍，入籍香港並留在本地發展的職業球員。第一次的電郵聯絡，沒過幾分鐘手機屏幕便亮了起來，是中村先生的回覆，他馬上查看行程，落實訪問的時間。這是我首次見識到他的處事態度與行事風格。

沒有被選中的隊員

與中村先生見面時，他剛回巢和富大埔不久。

今季（2019 - 2020）香港超級聯賽開始之後，中村先生上陣的機會不多。這種候補席也坐不到的日子不能一直持續下去吧？他直接找到教練，卻得到這樣的回覆：「你不是隊中的主戰力，沒有人跟你說嗎？」

高層的決定完全沒有人告訴他，但他沒有沉溺於被擊敗的沮喪中，「這樣（不是隊中主戰力）的話，我必須動身了。」他想，於是主動聯絡球會，最後成功回歸和富大埔。

「我喜歡回到原來的球隊，加上和富大埔今季有望出戰亞洲區賽事，我覺得是個好機會。」

與中村先生見面前一天，2022年世界盃外圍賽（亞洲區）香港代表隊的球員外單剛剛出爐，中村先生不在名單中。

「2018年10月之後，我都沒有在（入選）名單中。但我仍然不會放棄，希望可以爭取成為正選。」中村先生表情沉穩，冷靜地說。

讓人刮目相看的信念，中村先生比任何人都強。「即使否定我的人很多，但我總會有着『你就好好看着吧』的念頭（繼續努力）。」

每次遇到困難，他都會想起當年在柏小學部足球隊無法

升上青年部的情形。千葉縣柏市足球隊柏雷素爾 (Kashiwa Reysol) 是曾奪得全國冠軍的勁旅，考上柏中學部進入柏雷素爾的青訓系統是小學部足球少年最在意的事情。

「我當時已經代表球隊 (柏雷素爾少年隊) 出賽，應該不會考不上吧！」當時的中村先生這樣想。結果未能如願，一起踢球的隊員中只有他落選。

「現在回想起來可能覺得不怎麼樣，但對於小學時的自己來說，是一種挫敗。」他說，想起當時雖然失落，但腦海裡完全沒有想過要放棄足球，只有「繼續努力練習」一個選項。

從小他便學會調整心情，無論如何都會盡力去做。「從那時開始便有一種危機感，例如遇上大雨，覺得天氣太差踢不了球，但同時也會想，如果這樣就逃避，一切都會完了。」

即使只有自己在練習，仍感受到樂趣。「因為自己沒有天份，爸爸甚至看扁我，認為我不可能成為職業足球員，所以我只能在別人休息的時候堅持去做。」

父親中村修三曾經是職業足球員，2010年曾率領有「日本撫子隊」之稱的女子國家代表隊出戰 FIFA 德國女子足球世界盃，並奪得冠軍。2018年重返日本勁旅浦和紅鑽擔任總經理——當我為這本書奮筆疾寫時 (2020年2月)，在電視上便看到「中村修三就任青山學院大學足球部總教練，隊伍重建的

王牌重聘」的新聞。我與中村先生不多的共通點中，其中一個就是我們讀過同一間學校——雖然是不同屆別，但我們都畢業於青山學院大學。

中村修三也是青山學院大學足球部出身。

中村先生至今仍然記得與父親一起踢足球的日子：從小學四年級至六年級，早上五點半起床，在小學操場與爸爸踢球是每天例行的練習。

「我覺得跟他（父親）有點相似。他曾經說過自己是順其自然，隨遇而安的人，而我也曾經這樣形容過自己。」

媽媽在中村先生的自傳《サッカー香港代表中村祐人という生き方》（香港足球代表——中村祐人的活法）中這樣評論兒子：少年時是那種想好下一步，甚至再下一步怎樣走，然後就朝着那個方向直奔的孩子。

中村先生說自己不覺得是這樣。然而小時候與父親一起踢球的日子與現在的職業連接在一起，「32歲的兒子到現在還在踢足球，我想他們一定在為我高興着呢！」他挺起胸膛說。

成為香港人的日本人

2018年10月，中村祐人以香港選手身份參與國際賽，對

戰印尼代表隊，媽媽與妻子前往印尼支持。

比賽前中村先生剛取得香港身份證。究竟他是在怎樣的心情下，決定放棄日本國籍，選擇入籍香港？這麼說可能有點失禮，也許是出於衝動，但他沒有動搖和迷惘，堅決地做出了改變國籍的決定。

2009年1月1日，中村先生在代理人介紹下到香港試腳。日本的職業球隊在選拔新人時，簽約與否都取決於試腳的結果，但他到港後僅僅三天便簽下了合約（編按：天水圍飛馬）。

香港的足球界，就是這麼快就做出決定。

球隊如果有想簽下的新球員，意味着有一位現役球員必須離開。當球隊決定簽下中村先生時，也就表示着有一位球員即將解約。「再用不上的話就放棄」的情況，就是所謂的「實力主義」，全世界都在朝這個方向轉變，香港更加明顯——追求「當下」的實力。在這種環境下，球隊並不會過多考慮他為球隊貢獻過多少，以往有過甚麼的評價。香港的職業球員其實是在相對嚴苛的環境中成長，中村先生說。年輕球員薪金有限，有的會力爭上游，認真思考和做事，有的會覺得怎樣努力也只能拿個低薪，因而慣性放縱自己。

總體來說，「(香港球員)處於較為無奈的情況下，好像不知道甚麼時候會失業，可以說是在比較嚴苛的環境下作戰。」

但他選擇了在這個地方定居及發展。「雖然我在葡萄牙踢過一年(足球)，最終還是倒下了。」中村先生說。

「最初適應環境時，只有自己一個人，周圍並沒有其他日本人，在那樣一條小小的街道上，除了踢球，甚麼也做不了。」轉會到葡萄牙踢球的他感到沮喪，「來到這樣的環境，如果足球也踢不好的話，一個人究竟能做些甚麼？」他覺得自己無法再堅持下去。

但這不是大家都經歷過的嗎？中村先生提起 2006 年至 2008 年連續三年入選日本國家隊，以隊長身份出戰世界盃的長谷部誠，還有連續三屆世界盃均代表日本取得入球和助攻的本田圭佑，都強得超乎想像。

「能夠在歐洲獲得成功的球員都具有堅強的個性。」他這樣想，自己在葡萄牙的經歷也就變得正常不過。

「第三次(編按：中村先生在葡萄牙留了一年後曾短暫重返天水圍飛馬，其後返回日本打算放棄足球，在上班僅兩日時，收到香港甲組球會公民的邀約，三度來港)回到香港時，我下定決心要為自己設立一個目標。」中村先生說，「就以成為香港隊代表為目標吧。為此，必須成為香港人。」這個念頭一誕生，他馬上便決定了放棄日本護照。

既然做出決定，之後就不再去想多餘的事情。

「你真的了解嗎？放棄日本國籍意味着甚麼？」我忍不住問。

「我知道不能持有雙重國籍，但當時也只是『哦，這樣』的反應，感覺並不是甚麼大事。」中村先生說。（編按：香港允許香港人持有雙重國籍，日本則不承認雙重國籍。）

「那父母和家人有甚麼反應呢？」我追問。

「祖母那代人或會有點在意，但父母的反應是：哦，加油吧！感覺好像在商量搬去家附近之類的话题那樣平常。」

即便中村先生已經表達很清楚，我仍想知道他選擇更換國籍後，會不會有感到煩躁不安的時候。於是我改變問題再試探：「當你確實改變了國籍之後，會感到不方便或者不習慣的事情嗎？」

拋出這個問題的我，期待他給我一個超出預期的回答。

「完全沒有。」他說，「反而腦海裡會冒出：如果我是日本人，能否去北韓之類的念頭。」

2019年2月中村先生曾有機會到北韓作賽，香港隊員很順利入了境。「因此我便很自然地想到，要是日本人的話，可以順利去到嗎？除此之外，其實我沒有感到甚麼困惑的事。」

我無法掩飾自己的驚訝。「中村先生，現在很多國家都允許雙重國籍，你會不會覺得不允許雙重國籍很不合理？」這樣

問，是因為我常在新聞裡看到很多日本人為了爭取雙重國籍而做出各種努力，我總會在心裡為他們加油。

為了足球而轉換國籍，卻是關於中村先生的一切。「對於中村先生你來說，國籍是甚麼呢？」我發出關於國籍的最後一問。

「國籍就是粗線條的自我介紹，就像是一種形象。比如說到日本人，人們便會浮現守規矩、有禮貌等印象；說到韓國人，會覺得自我主張性很強。僅此而已。對於香港人，大家又會有甚麼印象呢？」

對於中村先生來說，「國籍」就是一種印象式的自我介紹，但他並沒有輕視取得香港身份的意義。「選擇了更改身份的人，對新的國籍有需要承擔的責任與義務。」而他並沒有回歸日本籍的打算。

無論如何，球場見

中村先生 2018 換上香港人身份，那年，他入選香港代表隊，代表香港出戰國際賽事，對戰印尼。

我問他作為香港代表參加比賽的心態，在訪談中一直保持平穩語調的中村先生突然提高了聲音：「這是背負着香港的事

情，沒有任何比賽可與此相比。」

「在這種氣氛下，我唯一想的就是如何變得更強，更渴望被挑選出戰。如果真的沒法被選上，除了只是懊惱，更加想去報答恩情。」

中村先生強調：「香港代表隊中有很多外國人，拿到其中一個名額的我，作為一個職業球員，有責任把我的技術與經驗傳承下去，這是我的職責。」

成為香港人，他現在要做的是為香港未來累積更多經驗，希望這些能作為「香港」而被保留的技術與經驗，未來有機會傳承給香港的年輕人。「如果通過更換身份而加入代表隊，很快便回歸原籍的話，那他的選擇只是為了當下。『當下』固然重要，但人不能只為了自己而選擇當下，更應該為了你所選擇的這個地方，去做好自己的事情，去將累積的經驗傳承下去。」

被選拔、出賽、為香港而戰，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我不會看輕以前參加過的比賽。記得 2018 年 10 月 16 日作客印尼，上半場始終被印尼隊壓着打。當時現場香港隊的支持者只有媽媽及妻子在內的 20 人，那場比賽給我留下獨特的體驗。」

如果是與香港的頂尖球員一起在香港主場出戰，是怎樣的感覺？「我真的很期待可以在香港體會得到。」

那一場賽事，港隊最終在後半場追成 1 比 1 和局。

「隨着時間過去，那場比賽很多細節的記憶已慢慢淡化，但那種『請再選我出戰吧』的心情，卻每一日都那麼鮮明。」

中村先生從不穿涼鞋，不喝冷飲。訪問在一間冷氣很強的咖啡廳進行，如果是日本的球員來到這樣的地方，都不會穿露出足踝的服裝，因要防止對於職業球員很重要的雙腳受寒，也避免不知甚麼時候會受傷的風險。

「不是說足球犧牲個人生活，但至少是時刻想着足球的事情。」中村先生談到關於「何謂專業」的事情：「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所有行動都圍繞着足球。」

他在日常生活中很愛惜自己的身體，並不只是為了「在比賽的限定時間裡拚死一戰」，也希望在生活態度上，可以成為後輩學習的榜樣。

世界各國的水準不一，「並不是說輸球的就是弱者」，他認為只要條件許可，球員個人仍有提升實力的方法，他確信自己擁有這樣的能力。

歐洲足球強隊林立，球員擁有與亞洲球員不同的骨骼結構和肌肉力量，純以身體碰撞來說，歐洲人很強。正因如此，拋開體力來說，除了生活習慣與日常的自律，中村先生說，通過心理上的調整，仍可以找到與歐洲球員抗衡的方法。

「保持一種無論如何，球場上見的進取心很重要。」



今屆亞洲聯賽冠軍盃外圍賽第二圈賽事，和富大埔作客馬來西亞球隊吉打，中村先生起腳飛傳，惜無功而還。

說廣東話的堅持

中村先生能操英語、葡萄牙語和廣東話。「可是每一種語言都不太流利。」

對於語言，能夠把想說的話傳達到對方就好了。他這樣想，與我分享用葡萄牙語和韓國隊員溝通的故事。

那位韓國隊員不懂得日語，英語也不好，中村先生則不會韓語。葡萄牙語是他們的第三語言，卻是當時二人的共通語言。

外語是能夠溝通就好。然而把想說的話大刺刺地講出來，結果與別人的意見相左，形成對立的關係；或是完全不說自己的想法，避開所有矛盾，這些都不是中村先生希望看到的。

「想說的話私下說。」他這樣想着。即使堅持自己的主張，也會先去聆聽別人的說話，如果必須要表達的時候，會私下與對方溝通，大致可以做到凝聚共識。

「在歐洲比賽時，有時會遇到對方球員將犯規行為的責任推給自己，這時我會說：我也覺得是這樣情形。對方意識到我的態度，就不會再爭辯下去。我並不喜歡爭論，也不會一味只說自己的想法。而是會先仔細聆聽，再私下把自己的主張傳達給對方。」不會徹底保持沉默，把自己的意見全部吞下不說，也不會只掛着說自己的意見，這就是中村先生在海外經歷中培

養起來的溝通能力。

說起用葡萄牙語溝通的那位韓國隊員，中村先生比他的英語要好一些，但讀書時學英文，並沒有給中村先生留下甚麼好的回憶。他不擅長閱讀沒興趣但文字有點難的英文書，所以無法理解書中的內容，甚至認為上英文課都很無聊。作為一名語言導師，聽到他的話我有點難過。隨着時代變遷，日本高等教育的語言教育應該要有點改變吧，必須持續地思考「究竟為了甚麼進行語言教育」的問題，認真地去貫徹實踐才對。

中村先生考進青山學院大學後，初次接受英語授課時被嚇到了。旁邊的女生流利地說着英語。「如果能早一點接觸到外語就好了。一開始我就不知道世界各國有不同的語言，所以沒有習慣，以致與外國人談話時都很緊張。香港出生的孩子真好呢。很早開始身邊就有很多外國人。」

然而廣東話卻跟其他外語不一樣。對於中村先生來說，廣東話並不是「外語」。

2019年世界盃橄欖球(Rugby World Cup)首次移師亞洲，於日本舉辦。日本隊進入最後八強，國內到處氣氛熱烈。當時中村先生在香港看電視轉播，日本代表隊中很多外國選手都可以用日語回答媒體訪問。他感受到「因為掌握當地的語言而受人喜愛」的道理，決定自己有一天也要像那些選手一樣。

「廣東話確實很難，但我真的很想努力學懂。當觀眾看到我（接受訪問）一定會這麼想：既然你用香港代表的名義，就請說廣東話吧。」

中村先生正在讀廣東話課程，「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學習語言的樂趣。」他說，「代表香港到外地比賽時，給當地觀眾看的媒體採訪時我會說英文——可我不喜歡用英語去回答呢。」他直截了當地說。

作為香港代表，就想說廣東話。這一點不可退讓，中村先生這麼堅持着。

關於體育教育與下一代

對自己的決定充滿自信的中村先生，認為不論是在日本、香港還是世界上其他地方，體育教育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愛。如果教練與學生之間有信賴，即使教練再嚴厲也沒有關係。

他在修學旅行時曾有被剃光頭的經歷——那次的修學旅行，中村先生的學校與其他學校發生衝突，在事發現場的他也被罰剃光頭。這是讓犯錯者表現出有在反省的態度——雖然社會上對此存有爭議。

至於教練的體罰，中村先生甚至有過被罰跪坐在滿佈碎石

的柏油路上一小時的經歷。至今他仍然對教練心存尊敬，而沒有半句怨言。在香港幾乎不會出現這種嚴格的上下關係，反倒有教練因為太過嚴厲而被學生父母投訴，以致被停職的個案。

好玩、可愛、超喜歡，如果體育教育只宣傳這樣的一面是不全面，也是不成熟的。「體育本身就是一項有苦有樂的活動。」世界上不可理喻的事情很多，現實的社會是嚴苛的，如果小時候沒有經歷過這些不合理的事情，長大後就會無法具備遇到不如意事時如何應對的耐性。這並不是要刻意為孩子製造無理取鬧、不可理喻的經歷，然而在團隊合作中，總會遇到無法避開的不公平事，讓小朋友預先體會一點這種經驗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中村先生最重視的，是要取得平衡——這是源自他的恩師，西武台高中足球部教練守屋保先生的想法。

中村先生在教小朋友踢足球時，也常常會說到一句在守屋保先生身上學懂的一句話：「足球員總會有狀態不好的時候。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就比平常跑得更多、防守得更好，來為球隊努力吧！」

回想起當年，有次某位球員被錯派上陣，但他當天狀態不是太好，以致無法發揮出個人的長處。「但是他憑着這個念頭，在狀態不好的情況下仍然為球隊作出貢獻。所以我會對孩子們說，雖然現在你做不到這件事，但你可以做到其他的事情。」

人生也是如此，當事情發展不順利的話，便試着用別的方法，在不同的地方做貢獻。

為孩子設的足球學校終是有限期的，如今他不再擔任教職（編按：中村祐人曾開辦足球學校，教居港日童踢足球，學校於 2018 年結束），但仍常會收到孩子們的郵件。

「每次教班時都感到非常快樂。」他說，並相信終有一天可以再重開足球學校，「孩子們吸收得很快，有時也學得很像我的踢法。我不敢說這一定是好事（像自己的踢法），但也會感動，覺得他真的在看着。有時學生會在看過我比賽後來練習，腦海中都會浮起這樣的念頭：這不就是我的踢法嗎？你有在學我吧！」

然而學習能力高的孩子雖然很快記住，但也忘記得快。「要說的話，我會覺得學習能力沒那麼高的孩子比較可愛呢！」眯起眼睛說這句話的中村先生，不像一個球場上的足球員，倒是讓我真正感覺到一個足球教練的風采。

中村先生把小孩子當成寶貝，但也提到過份溺愛的弊端。「在 12 歲之前，孩子不能自己隨意到公園遊玩，就算是踢球，也一定有成人在身邊，這樣的話，孩子們都會很在意父母的眼光。」在香港，如果讓 16 歲以下的孩子獨自留在家中，或者獨自外出，都可能構成監護人疏忽照顧的罪行，所以無論小孩子

去哪裡，都必有大人隨行。

當被身為教練的中村先生訓斥時，有時孩子的眼神會投向父母的方向，然後父母會趁中村先生不注意的時候，再次訓斥孩子：「教練在生氣呢！」

「遇到這樣的情況，我就會想：就是因為我真的在生氣，孩子的媽媽你不要說出口會更好吧！」中村先生說。

心目中的無名英雄與夢想

中村先生到印尼踢國際友誼賽，妻子萌加也現身為他打算。中村先生說她是個「正義感強、很坦誠的人」。她會通過增強膳食、平衡營養等在日常生活的調理，讓中村先生感受到她在與他並肩作戰。

在賽場上，為中村先生的加油聲中萌加永遠是最給力的。所以，在球場上，只要將目光投向加油聲音的方向，即刻能找到他妻子呢。

「我自己的話，是無法成為任何人的『無名英雄』的。但妻子就是我的無名英雄，她一直在默默為我付出。我希望將來都可以跟她一直相愛、愜意地生活下去。」

果然，讓中村先生感到身心放鬆的，就是與妻子一同生活

的香港的家吧。

最後，我再一次問他今後的夢想，他舒展一下背部，這樣回答我：「最近在忙世界盃外圍賽的選拔。我希望能成為被選中的一員，正積極地在練習。真得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到香港打入世界盃決賽，所以想為此做出一些貢獻。目前也想着會引導孩子們去擁抱夢想，認真地去踢足球，再由我將自己的經驗傳授給他們。嗯，光是想這些已經很開心。自己在努力取得亞洲職業球會的教練資格，現在只拿到最基礎的一種資格，所以現在開始要加把勁了。畢竟，我也都 32 歲了。」

中村先生並不怎麼在乎年齡的問題，他說雖然有感覺到體力衰減的時候，但頭腦非常清晰，特別是談到該怎樣規劃孩子的道路，他更是談笑風生。

「當然，體力衰減是確實有的，我本來就跑不快，所以根本都不在意呢。踢足球是很開心的，怎能被那麼一點東西去影響呢？我是這樣想的。」

那張不作修飾的笑容，掛在這位永遠的足球少年上。可以感受到中村先生的過人之處。因為喜歡足球，只要是為了足球的話，甚麼困難都能克服過去。無論何時也好、現在也好、將來也好，可以做的事多得是呢。這份對足球的熱愛與覺悟，直至今今天依然帶領着中村祐人先生向着球場進發呢！

訪談後記

訪談過程中我因長時間說話而聲音沙啞，中村先生見狀對我說：「還好嗎？要不要我去買點熱飲來喝？」道別時，他對我說：「很久沒有跟日本人放鬆地暢談了，也沒甚麼機會跟大學的前輩見面。今天真的很高興！」

當聽說有這樣一位歸化成為香港人，作為職業足球選手效力於本地球隊的時候，我腦海中浮現的是一位正直、自信，甚至蠻難接近的男性形象。隨着追蹤他的 *instagram* 賬號，再多了與他郵件往來之後，那樣的印象完全被打破了。

不過，這次訪談又再次顛覆了我原本的想像。放棄日籍選擇香港身份，為香港效力，應該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中村先生卻輕描淡寫地說出：「國籍就是粗線條的自我介紹」，他認定從此之後會致力於做身為香港人可以做的事。這樣的中村先生真是洋溢着不可思議的魅力啊。

中村先生的 *instagram* 上有不少支持者與受教於他的孩子們的留言，他都親自一一回覆，果然是堅定地貫徹「我道」的中村選手啊。儘管如此不易，在他的道路上，有很多愛慕着他的、支持着他的夢想的家人與摯友。我希望中村先生與這些同伴們一起，為自己，為香港，努力不懈地去實現夢想。

インタビューを終えて

インタビューの途中、声がかすれてきてしまった私に、「大丈夫ですか?何か温かい飲み物でも買ってきましょうか」と声をかけてくれた中村選手。別れ際には、「日本人の方とゆっくり話するのは久しぶりで、大学の先輩に会えることもなかなかないし、楽しかったです」と言ってくれた。

帰化して香港人となることを選択し、プロサッカー選手としてプレーしている選手がいると聞いた時には、正直、自信たっぷり、取っつきにくい男性を想像した。彼のインスタグラムをフォローするようになり、メールのやり取りをするようになってからは、印象がガラッと変わった。

インタビューでは、そんな私の想像が再び裏切られることとなる。国籍を変えて、香港のために尽くすというのは、簡単なことではないはずなのに、「国籍は、大雑把な自己紹介」とサラッと言い切り、今、これから、香港人として出来ることに集中している。不思議な魅力に溢れている。彼のインスタには、ファンや教え子からのコメントが多く、その全てに、彼自身が応えている。強く我が道を行く中村選手。しかしその道には、彼を慕い、彼の夢を応援する家族や仲間が大勢いる。そんな仲間と共に、自らのために、香港のために、夢を叶え続けて欲しい。

第二章

演員、模特兒：和泉素行

我行我素



受訪者：和泉素行

職業：演員、模特兒

訪問日期：2020年1月9日

簡歷：

日本岡山縣人；

就讀神戶商科大學時前往廣州留學；

在廣州展開演藝活動兩年後，遷居香港。

2015年 在香港演藝學院學習表演。

2016年 以嘉賓身份出演《江湖悲劇》；

出演《逆緣》(2017年)、《救妻同學會》(2018年)
等多部 TVB 劇集。

為香港吉野家、豐田等出演廣告，以旅遊節目報道者、電台主持人、司儀等不同身份活躍於多個領域。

2019年 出演香港電影《墮落花》。

2020年 主演電影《二人小町》即將日本公演；

自己拍攝、製作人氣視頻節目《我是何しに香港へ?》。

「百忙之中能抽空見個面嗎？」懷着試探的心情，初次發出訪問邀請電郵時我幾乎已經想放棄。沒想到旋即收到這樣的回覆：「說不出甚麼了不起的話，也不善於言談，不過若能加強日本和香港之間的聯繫，請讓我盡一份力。」與和泉素行的訪問就這樣開始。

身為藝人，卻說自己不善言辭，這多少讓我吃驚。從文字上看，這封回信不帶修飾，浸透着容易接近的親和感。採訪當天見到的素行先生，周身並無閃亮的明星光環，只是一個身形頹長、態度謙和的青年人形象。作為活躍在香港的日本藝人，和泉素行這麼特別的名字是藝名嗎？詢問之下，原來是父母挑選的本名。「素行，保持本真的意思，不虛飾，活出自我的樣子。」父母在名字中傾注了對兒子的願望。

我的名字

現在於香港生活的 SOKO(素行)先生，常被人與 SOGO(崇光)混為一談。對香港人來說，要區分日語中 KO 和 GO 的發音實在很困難，廣東話在 KO 和 GO 之間有一個接近的發音，懂得分開這三者需要絕對高超的技術。不過，現在 SOKO(素行)與 SOGO(崇光)在香港都是人氣很高的存在。

素行先生三歲時隨父母搬到美國生活，這讓他自小擁有海外生活的經歷，幫助他擴充個人視野。大學時選修第二外語時，素行參考了父親的建議選擇了中文，當時大多數同學選擇的是法文或西班牙文。父親說今後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不言而喻的，現在學中文，將來一定會派上用場。

現在的素行先生講起廣東話和普通話時游刃有餘，說父親的一個建議從此改變了素行先生的人生並不過分。即將邁入成年的男孩，以本真的內心接受父母的建議，這樣的講述讓我感慨，講述者本人如父母所願，拋開面具活出自我的那份率真更令我印象深刻。

素行先生來港已經 13 年，現在以藝人的身份活躍於娛樂圈。他對隨着各種人際關係的建立自己一步一步被香港社會和香港人接受的過程頗多感觸。人際關係不僅僅得到拓寬，而且



素行先生努力爭取演出機會。圖為他演出時的劇照。

更為深厚，以地道的方式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際關係不就會更為寬廣嗎？從此之後，更想建立這種人際關係裡的深厚感。因此也更想在香港待下去。當初計劃以十年為一個期限，如果達不到自己心目中描繪的樣子，就只能放棄留在香港的念頭回到日本。現在看來，素行覺得自己終於成長為心目中想要的樣子。

這次的訪談在出版社進行，出版社員工們看到素行先生，紛紛前來希望與他合影。素行先生手中舉着自己的標誌公仔魚蛋太郎，來者不拒，配合度很高地與大家拍照。

「回到日本，特別是回到老家，感覺一下子放鬆下來。香港似一個戰場，『FIGHT！』當然有這種感覺。從日本回來的航班在香港機場一落地，『啊！回來啦！好想吃叉燒飯和雲吞麵啊』的念頭又即刻浮現。香港人想吃雲吞麵的心情也是這樣的嗎？我慢慢能理解了。」

我注視着眼前素行先生端正的側顏，內心升騰起一種預感：以這樣的對話開始的訪談一定相當精彩。

對在舞台上表演這件事的渴望，回想起來，從還是小學生的時候就開始了吧。那時素行沉迷於畫畫，常常趴在桌子上一連數個小時畫漫畫。

「都是自己想出來的漫畫，每天在筆記簿上畫啊畫，再展

示給小夥伴們看。小夥伴們期待的樣子令自己更想展示，也更為開心，一股腦繼續畫下去，結果變成好像漫畫連載一樣。心裡面想着要當搞笑藝人和畫家，所以中學和高中的時候都選擇了美術課，在家裡時也總是畫個不停。其實整個高中時代一直想着要上美術大學。」

可是，有一件使這個念頭戛然而止。一邊畫畫、一邊在中學足球隊踢球的少年，有一天被美術老師說：「真想去讀美術大學的話，最好放棄踢球吧。」

「單純地覺得和朋友們一起踢球是很有趣的運動，所以不想放棄，在那個瞬間，覺得自己真的很想踢球，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足球，從此放棄了畫畫。原本一邊畫畫、一邊踢球的打算，因為老師的一番話輕易放棄了。現在回想起來，足球和畫畫一起堅持下去就好了，可是當時的自己就是那樣全心全意地聽老師的意見。現在看來好像傻瓜一樣，可是那個時候頭腦中不存在二者並行的選項。」

至今仍對當年決定感到後悔的素行先生，認為從美術老師的角度來看，他的意思大概是「如果真想走美術的道路，就必須拿出那樣的誠意。」不過，老師究竟是不是這個意思，直到今天他並不清楚。高中時代的自己將老師說的話視為絕對正確，做出了幼稚的決定，如今回頭再看，不想揣摩是否存在其